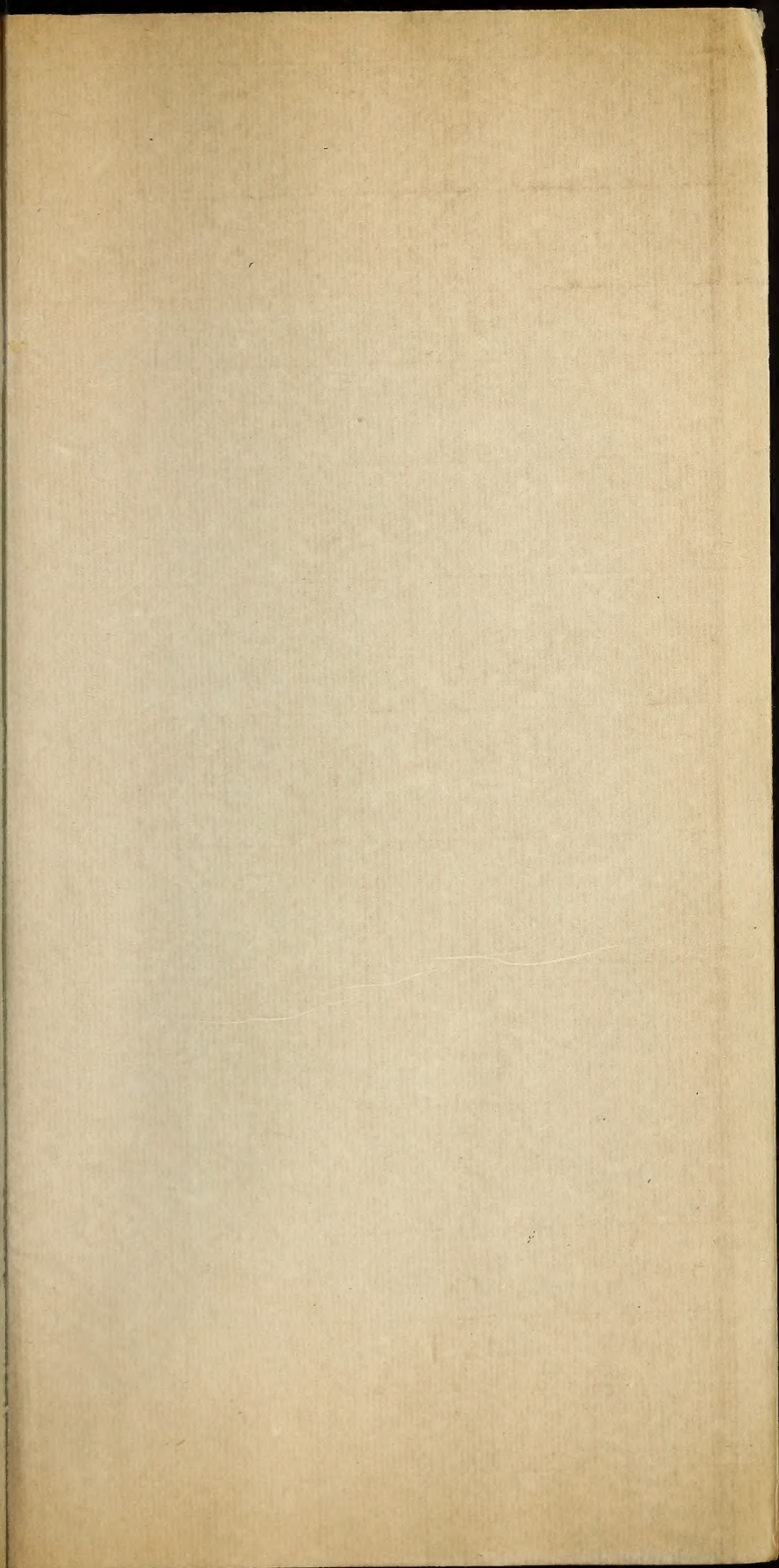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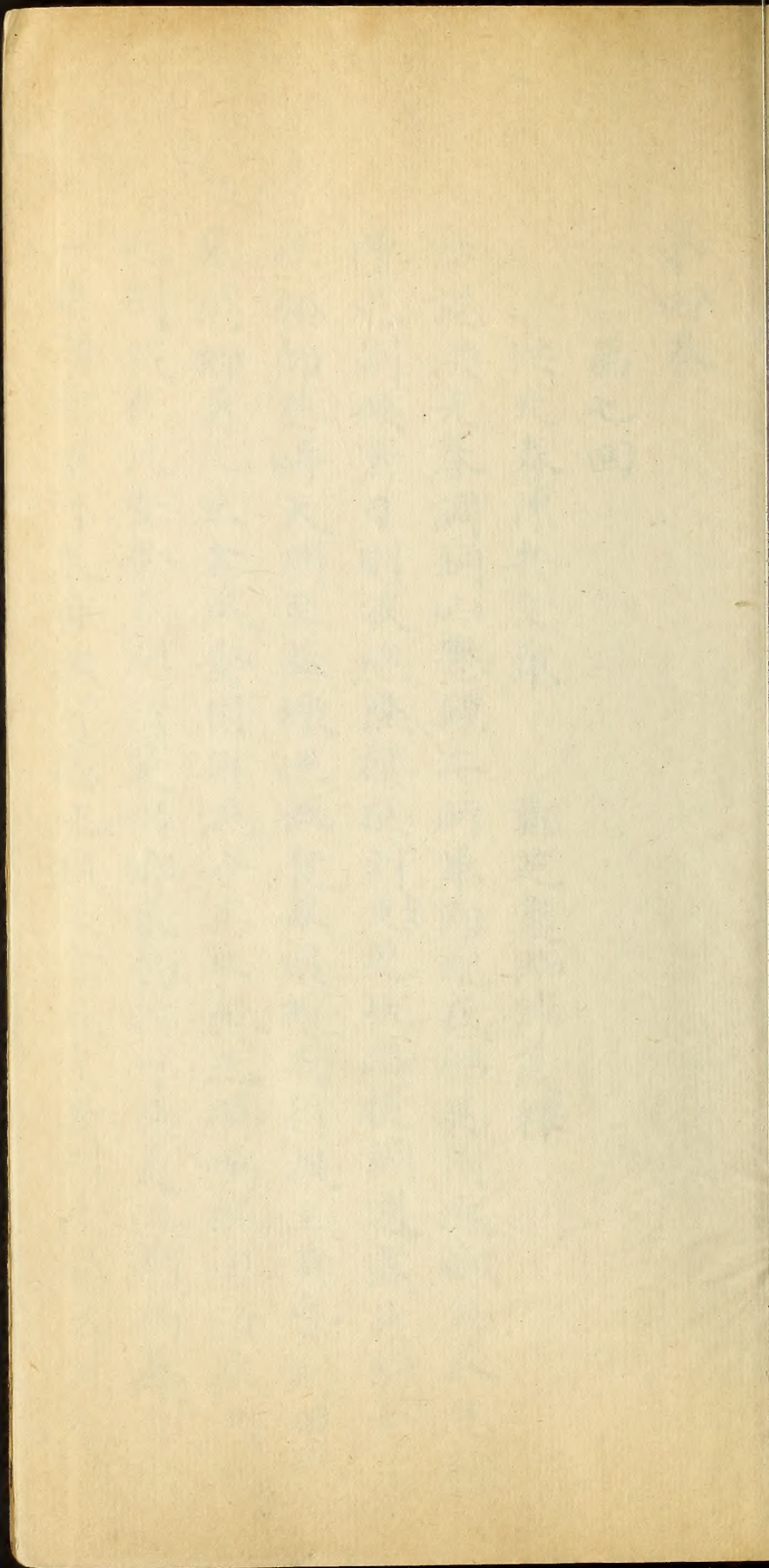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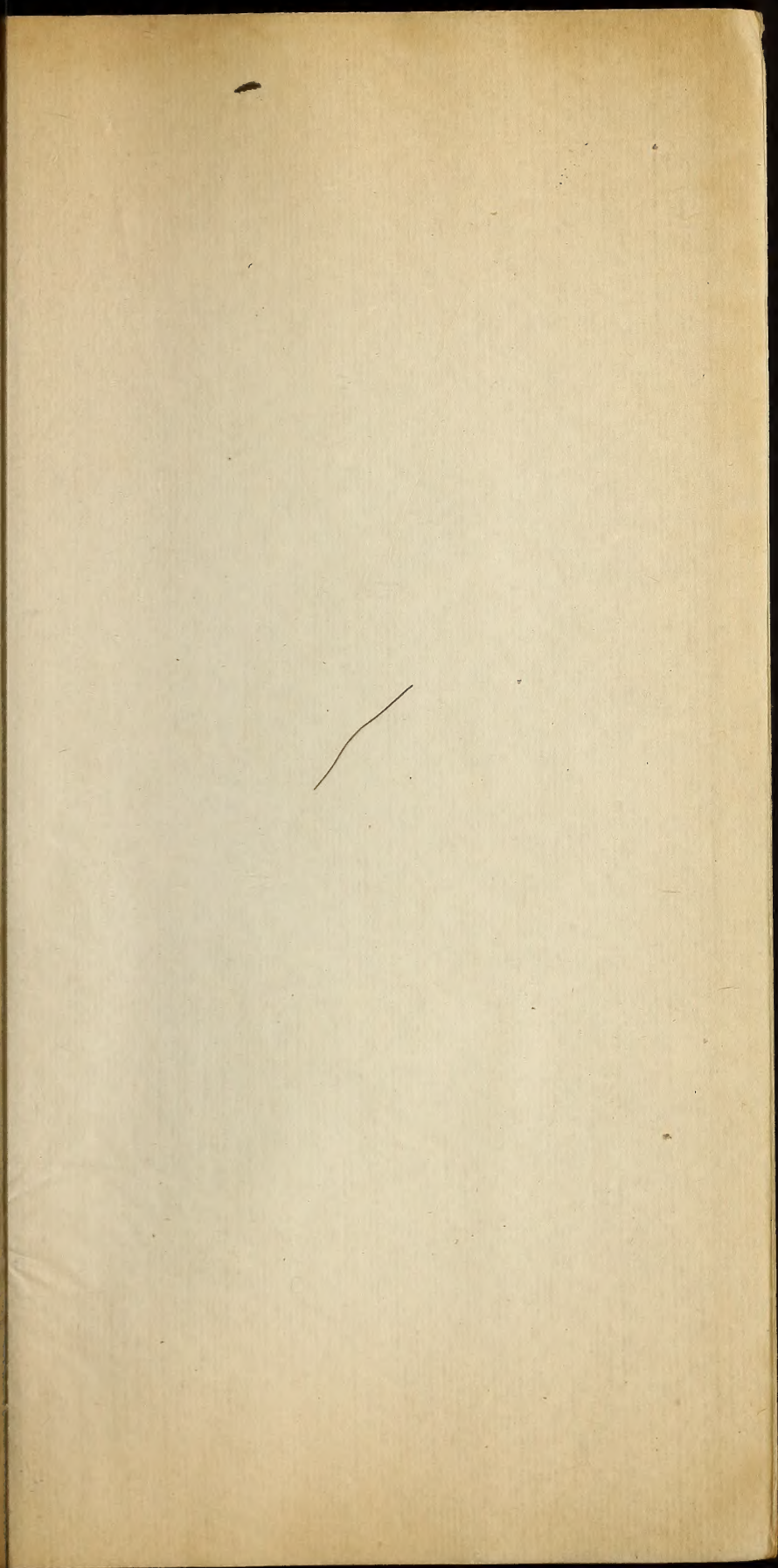


2







第四卷

第七回

洪先春陳兵受敵

鄭芝龍臨陣義釋

話說洪先春調銅山懸鐘二所畢即配在船其附近鄉勇令其按隊屯劄候齊日則放炮陞旗夜則支更伏路提調週密芝豹于是夜領師登岬天明至藍墩造飯食畢緩緩而行挨至黃昏到旧鎮見調鄉勇先至者咸安頓無混分其半與芝麟囑麟曰汝往洲尾屯劄我在此安營若問汝是何鄉來的汝可應是浮南橋若再問汝鎮海衛軍可來否汝可應他隨後亦來了若問汝姓名說是楊



德若問汝同來者是何鄉汝說是湖西黃默倘外面有信彼船出
港當看我這裡連珠火箭起便一齊喊殺尋岬邊船隻無論大小
搶併合攻須謹慎在意不可孟浪慢事芝麟依令往洲尾亢所遇
問者悉照前答之先春見船隻收拾完備諸軍陸續將齊惟鎮海
途遠未到正調撥分配間忽瞭望炮响快哨飛報賊船至先春即
發令各起旋乘潮落冲出再至港口即遇芝虎船虎站尾樓上高
叫洪先春今日誓必擒汝春見虎船隻語言狂妄隨催趙各船圍
攻曰先擒此賊以挫其銳指揮間聽見岬上炮聲不絕喊殺連天
快哨飛報有賊從岬殺上來先春疑惑未定而芝龍大隊至春無

奈向前督戰芝豹芝麟殺散鄉勇搶併漁船船艇仔搖旗擂鼓從旧
鎮港合攻春首尾受敵坐潮外遁諸船無師咸星散烏芝龍大勝會
豹麟亦不追趕鳴金收軍令芝虎領船五隻洎灣白石頭以作犄
角白頭在嶺之南又令芝豹領船五隻洎港口以備先春復來自領全隊船
師隨潮再入旧鎮犒賞諸軍另着芝豹登岬撫附近鄉民禁飭騷
擾先春到甘吉四望見芝龍不追其神方定乘南風微起即令駛
上金門投遊擊盧毓英

按毓英乃寧侯原籍山東衛蔭襲百戶少年猛勇箭有穿楊
之能兼精武藝因日本倭番統船犯閩浙沿海地方總制胡

以下五頁前
低兩格寫

宗憲題山東叅將戚繼光

請

戚

前來征勦繼光素知毓英勇猛詳請隨

軍由浙入閩屢建奇功陞千戶迨興化陷繼光奉令恢復即着指

揮使馬飛龍統船毓英副之從福州港出水陸合勦光由陸路至

埔尾安營選百人帶臨時硬欵去偷城

臨時硬是將竹通鋸成節內事以繩索頭另縛一橫樑不用故鬆是軟欵用時將索推緊則硬如一枝竹
將頭橫樑掛住城堞人可扳而上

令大隊掩旗息鼓尾後而進着火為號倚槌攻打行十餘步光將

手按百人胸前內脉浮跳者即發回如此數按至興化府城下只

有自己與大旗李明二人側聽樵鼓二更三點遂將臨時硬掛住

城堞口含刀爬上伏候巡更來擒刺之取其衣帽穿帶敲鑼擊柝

緩步挨巡凡遇者悉砍死抵府署前鼓方四更備番酣飲咸熟睡
焉二人偷登樵樓將打更者殺倒令李明下去近附處放起連珠
火箭將所帶火藥點燒房屋喊殺自把樓上大鼓剗孔爬進在內
大搗李明火號放起火藥亦發備番睡夢驚醒不知兵從天降朦
朧中互相砍殺城外大隊見內火箭連發火光冲天掌號放炮喊
聲蜂起雲梯齊到那倭番倭兩難相顧惟爭開四門逃竄繼光復得
城池撲滅餘火安撫百姓立即整軍追趕倭番奔下夾板乘潮而
遁將出港口又逢馬飛龍督舟師至夾板炮聲轟天哨角蜂聞飛
龍揮諸船俱避其銳毓英向前高叫曰養軍千日用在一朝調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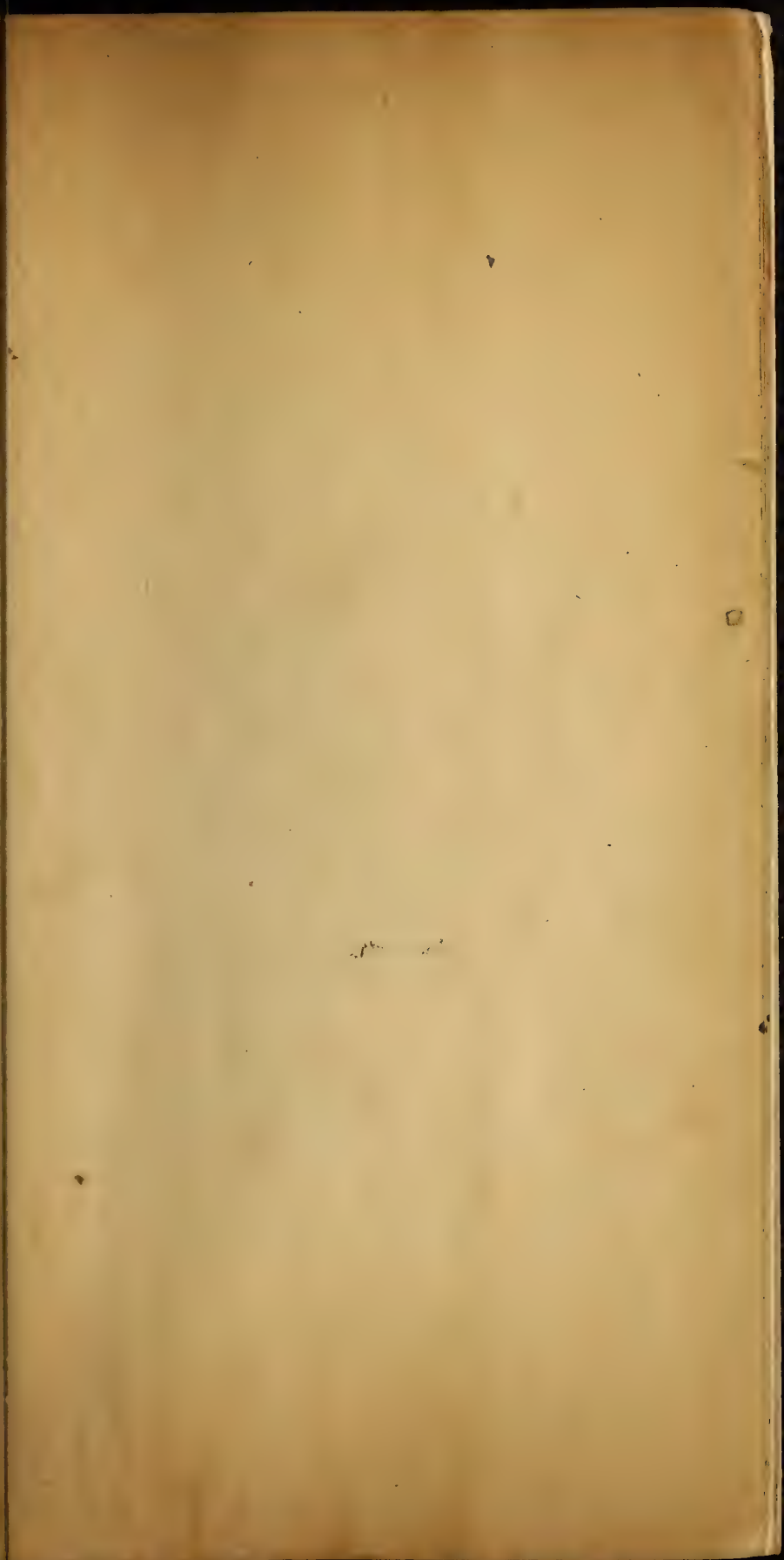
低兩格寫
至此止

們前來原是合勦豈有陸師殺來水師反縱其走他如今是傷弓
之鳥當速進兵以火光之再無不勝好漢者跟我前來其船首冲
飛龍聞英言遂不敢退亦即發令鼓噪助威一齊攻擊毓英督將
火箭噴筒火娘都放倭倭番雖精炮火烏鎗其柰山上日夜被追下
船又逢此勁敵終是胆戰心驚炮發不準故各船無失兼之毓英
坐在上風乘勢所放火器咸粘船上况倭倭番船係打馮油造的粘
着者火借油力風助火威首先二隻着火倭倭人救之不息各跳水
死其餘夾板望見無心戀戰惟逃而已此後毓英首功擢指揮轉
陸遊擊大有名聲召守金門

時巡撫朱之馮接洪先春初敗請兵文立飛檄盧遊擊帶船與先
春合征毓英正待遣員知會忽洪先春奔報哭訴致敗情由英慰
之曰量此小醜遊魂無難平也長兄寬懷隨整頓舟師同先春進
勦偵者報道芝龍已集諸弟曰盧毓英雖精宿將素未逢勁敵况
今老矣無能為也芝虎汝帶雙蓬船五隻扮作商船陸續寄泊
島美梧與芝鵬汝帶小漁船三隻前往東椗一帶釣魚哨探東椗海中
石名在鎮海衛前若盧遊擊船出即飛報芝虎以便合攻分撥去後龍帶戰船
八隻出泊陸鰲候敵其餘船隻令芝鶚芝鶴等盡藏散處看我退
師出冲擊則彼可擒毓英自負昔日威名大意欺敵一見芝龍船

僅數隻即揮軍冲擊芝豹率二船接戰未幾合即退龍鼓全艚齊
進互相攻打來往冲突奈風稍逆龍亦退下英見其連敗乘勢追
趕芝虎得芝鵬報尾後順風而來大叫勿趕有吾在此龍見虎船
已到即揮諸船轉戰英聞後有賊船遂同先春禦之芝鵬等見龍
師退至港口亦合出齊冲英龍英聞船艚遂散芝虎芝豹環擊英船
英身中五箭負痛死戰豹將搭鈎搭住芝虎一躍跳過船連砍數
人豹亦乘勢跳過大喝落艙者不殺英龍英遂被芝龍所擒見二弟
俱跳過英船遂合籠前來鳴金收軍龍忙過船唱虎曰休得無
礼改容向英揖曰舍弟英莽誤犯威顏冀將軍寬宥英曰敗將惟

有死而已將軍何加禮龍曰將軍朝廷命官龍安敢不敬非龍敢
拒將軍突不乃得已耳英曰曾聞將軍業已招安而又逃出今將軍不
殺毓英意欲何如龍曰龍之受招安者感蔡道憲前日之恩故不
論輕重諭到即歸但道憲書獸獎試勵無別不過分散安插而已因
此大失衆望不得不逸去英曰以將軍之才貌應為干城重寄豈
肯碌々無聞難怪將軍其然龍曰苟有一爵相加應為朝廷効力
東南半壁即可高枕矣英曰英不才無力保荐當為將軍荐揚龍
致謝帶芝虎等迺船令衆船鳴金鼓送盧將軍回師



第八回

芝虎芝豹双叔將

希范咨臯聯喪師

話說龔英當被擒之際自分必死不料芝龍加禮相待心實感激
次日船進廈門見都督俞咨臯之子陳說戰敗情由以及芝龍始末
衷曲咨臯曰老將軍所言雖是但我們武將只管征勦至于招安
非所職掌况將軍被擒發回愈難言矣英聽督憲說他被擒發回
之語羞愧無地曰末將老而無能故此遭擒但彼倦之申意又不得
不為之言正古人所謂知而後言也咨臯曰老將軍是奉令征勦
今既如此亦算失機本都督未便擅議應自赴省听候軍門處分

可也英揖而起曰謹遵諭咨臯即飛移軍門英亦起身途次泉州

時蔡善繼已內轉近太守王猷

字胤方粵之東莞人丙辰進士

毓英謁叙猷向問勝

負英備述始末兼稱芝寵將才前因招安無職空爲安插恐爲勢

官欺凌故此逸去倘當事者假以一命決可再招第細思若招此

人年少英勇低可用也猷首肯曰將軍所言甚得權宜撫恤用人

要法英隨赴省但朱之馮已接俞咨臯投文內有盧遊擊舟師戰

敗遭擒放回辱身辱國此爲甚之語之馮正欲修文復咨臯而咨

臯已親至馮會咨臯責臯須即刻期撲滅豈可延縱貽害地方臯

即飛檄千戶馬勝百戶楊世爵統船二十前往勦捕勝以世爵出

泊鎮海衛爵謂勝曰芝龍在旧鎮我們二十船分爲兩隊明早我
乘潮起直入港內搗其穴彼必情急死戰俟潮退誘其出港公督
十船合擊彼必星散一戰可以成功勝曰此計甚妙遂與世爵分
船各可照應芝燕之鸞適在東旋瞭望見鎮海有許多戰艦即着兩
個能幹軍士扮作漁父坐着小船帶鮮魚數斤混入艖內以賣魚
爲由偵探消息尚隔里許各相喚爭買二人望尾樓上五方旗者
寵賣之故意叫苦海面不能寧難做生活今幸大師進勅我們就有
性命了但不知老爺是誰軍士曰我這老爺姓馬那船老爺姓楊
極出名會打仗始末皆說二人听畢收了魚錢飛駕從連江回

旧鎮回報芝龍方知馬勝楊世爵奉令前來芝虎聞說大怒曰今
不煩哥之動身弟單領船十隻擒此二賊龍曰馬勝楊世爵二人
是千百戶中之最驍勇者也吾弟未可輕視虎曰哥之何長別人
志氣若不生擒此賊誓不為人龍曰吾弟既欲前去須着芝豹同
行凡事要相機而動不可徒恃血氣之勇虎應諾即領船十隻同
豹乘落出港天明到將軍澳前搖旗擂鼓而進馬楊二人遇之笑
曰狂奴來尋死發令迎敵自己至未火烟蔽空往來冲擊不分勝
負龍見虎悻然而去疑其有失自帶船六隻前往覘敵以便作援
馬楊二將正在酣戰之時忽見虎前後添船未知幾許遂尔怯戰

被芝虎冲過持火礮擲去火發世爵同軍士救無及俱赴水馬勝
見世爵船被火轉舵欲救芝豹尾後趕擊虎又迎頭與戰發斗頭
炮將勝船打穿延着火藥桶發火馬勝情急抱銅炮沉於海底虎
豹揮船攻擊龍又合擊連沉船三隻餘艦呈奔龍方鳴金收軍仍
回旧鎮馬楊所統之船燒沉五隻敗壞六隻其餘傷殘者回報失
機情由俞咨臯知馬楊二將陣沒即咨副總兵陳希范尅日進勦
偵探報芝龍曰希范酒徒耳一鼓破之遂整船出相遇於杏仔
芝虎首冲其船豹繼之人莫敢禦范坐潮落芝鵬芝豹等合攻楊
六楊七不敢前洪應斗四面受敵勢窘發火自焚張選舉抱煩銳

赴水死俞咨臯接飛報調閩安興化永寧銅山陸鰲懸鐘鎮海金門諸指揮千百戶諸船齊教聽令出師龍偵知集諸第會議敵咨臯芝蛟勸龍且避芝虎曰弟愿為先鋒龍許之整船以待臯調軍已齊以指揮張挺桂為千戶林盛二人各領船五隻為先鋒指揮楊國柱李應龍千戶吳虎傅珪各領船五隻為後合臯自坐大頻船勝立盤一面帥旗為中軍提調又令指揮黃勝胡如海黃廷珪千戶周之士何也雄林勳姚應科百戶王飛熊李夢斗等各坐船一隻為中軍護衛冲鋒以遊擊高世祿為監督接應調撥已定擇日祭江出師芝龍在旧鎮日則差芝虎芝燕等輪流駕大船十隻快

哨二隻于陸鰲將軍澳瞭望如有敵情即飛忽報廈門細作採俞
都督六月初八日出師龍即諭諸弟曰明日此敵惟王飛熊林盛
李夢斗三人深知水務兼有胆略當先除去其餘碌碌之群雞不足
介意遂令芝彪為芝副虎駕船十隻為先鋒又看芝彪芝蛟芝鳳
芝勇芝獬芝鵠芝鸞芝鶚八將各船一乘隻夜潮駕出青水墩然後
回頭約明日午未時從東旋殺來又令芝鵬芝麟芝燕芝蟒四將
各領船四隻作左右救護自領芝熊芝鴛共船六隻其中策應是
夜三鼓龍統衆出泊陸鰲天明咨臬督大隊至列陣驄颺炮聲振
天烟焰如雲芝虎恃勇率諸船冲鯨與林盛李夢斗等互相攻擊

自辰至午雖各損傷却勝負未分芝龍亦不能取勝回望芝豹船
又未見影響無奈親督芝熊六船一齊冲入忽孫雄船被芝熊尾
送一炮打沉咨臯見雄船失亦催船齊籠圍攻將及酉時芝豹大
艖已東旋炮聲不絕順風潮趕來咨臯見後面又有賊船將至意
傳高世祿帶領船隻分禦世祿奉令方指揮轉船欲去迎敵別船
諸將不知是要分軍誤為退師各轉舵一時全艖鬧動大亂咨臯
制按不住被芝虎芝熊芝燕三將乘虛奮擊王貴林盛二船發火
芝豹芝蛟等又從後殺來臯首尾受敵兼之潮起風逆各星遁咨
臯亦退芝龍揮軍急追又連擊壞船三隻至梧嶼天明方鳴金收軍

第五卷

第九回

熊文燦再令招安

鄭芝龍受撫防海

崇禎元年六月初九日俞咨臯遁入廈門船不得連踪而軍失紀
律快哨又報芝龍大隊屯島美浯嶼急傳指揮傅珪領船十五
隻前去南山邊青崎一帶灣泊防其突入廈門百姓驚慌竄處咨

臯亦不登岬即停船水仙宮前芝龍至五更潮漲吹角進師珪整
船迎戰芝虎搗鼓首冲珪船稍却龍乘勢趨其大隊齊攻珪大敗
臯急催師進接援已不及矣悉回船星奔龍追至海門鳴金海澄口水
號令不許登岬搶掠焚毀即退出廈門港宿夜天明仍將舟師收
回旧鎮咨臯走至三河停泊申報款再大會船師合勦
時工科給事中諭俞咨臯疏曰

鄭芝龍生長泉州凡我內地之虛寔了然于胸加以歲月所
招集金錢所誘餌聚艇數百聚徒數萬城社之鼠狐甘爲爪
牙郡縣之勇力盡屬腹心鄉紳苟有條陳事未行而機先泄

官府總一告示甲造榜而乙訛言復以小惠濟其大奸禮賢
而下士劫富而施貧來不拒去不追以故官不憂盜而憂民
民不畏官而畏賊、不任怨而任德一人作賊一家自喜無
恙之人從賊一方可保無虞族屬親故擊揖相訪虛往皆得
實歸恍若覓仕宦抽豐者登岼即言投水則閤市里牽羊
載酒承筐束帛惟恐後也真耳目未繼之奇變而古今曠見
之元兇也誰醞釀以有今日則大將俞咨臯無所逃罪矣咨
臯七尺魁梧自是將種奔馳水陸効有微功只因與吳淳夫
為兒女婿

淳夫晉江唐成
進士為工部尚書

線繚相通狼狽相依遂至藐簡書若弁

髮視桑梓如秦越丙寅招撫之議咨臯定傾賊囊以充私橐
敢于孟浪主張爾時按臣周昌晉及藩臬諸臣多訝其非策
而旧撫朱欽相憐地方疲困不樂觀兵姑听其言取楊六楊七
以為用豈知撫寇者必未撫之先曉以利害示以兵威使彼搖
尾而乞憐又必既撫之後散以原籍領以保約使之樂業而安
生而咨臯招之海而仍置之海首從無分別商民任剽掠故
今撫之賊即明日作賊之人是也殺人可以不死家享巨室
良田之福而身被黃蓋腰金之貴人皆有所利而為賊何所
懲而不為賊乎去年春間刑書絡繹咨臯抱頭三山趨趣覲望

及標兵標船陸續先發啓臯始出副將陳希范嗜酒有癖占
風無智泊船銅陵之內漕留連杯酌哨探報警屈被鞭笞賊
已迫而纜未改詳無怪九十餘之戰艦千餘人之丁壯盡報烈
燄而墜魚腹也最可痛者把總洪應斗張選舉奮不顧身手
刃賊級數十顆賊以火攻應斗選舉以攻賊兵鋒已挫無奈
希范之揚帆遠遁楊六楊七之袖手旁觀應斗自知不免發
火而自焚始死而選舉勢窮抱銅銃自沉于海有心人咸為流涕
希范既以身免猶誣應斗以未知着落天日在工將誰欺乎
此拙典宜急以慰忠魂至撫臣朱之馮嚴檄楊六楊七而杳然

無踪咨臯始縮舌無辭撫臣効希范併及咨臯人皆謂二將
必伏斧鉞之誅而財神有靈冰山足倚白簡已入長安希范
尚揚々自得儀從鼓吹放銃開門咨臯掩耳偷生所強寇跡
躡內地遊戲于海澄同安石碼之間以至突入鎮門離漳郡
近在咫尺非縣令曹履泰利斯埭卧薪嘗胆保障于外巡道朱
大興發縱指揮彈壓於內斗大孤城幾乎斷送而漳亦岌不
保矣閩事尚忍言哉粵艘不通歲荒未貴小民枵腹莫必其
命而咨臯反委官駕船買穀名為裕食之于兵寔則賣糧于盜
漳民爭欲啗其肉而寢其皮淳夫雖一手障天曲庇咨臯而

先帝明旨於撫臣疏中直以攻堡燒船傷兵損將詰其招撫
之效安在併譴其釀禍之責安所逃罪矣後復于按臣疏中
專責咨臯以策後效償前失矣荏苒居諸于今已八月不聞
咨臯有尺寸之功豈謂賊稍離汎地遂可驕言驅除之功乎
賊避北風非懼咨臯函粵輔車唇齒之勢粵危則閩不得獨
安賊若再順風為陣臣必料咨臯之束手無措此在咨臯之
罷斥宜早希范之逮問宜寬也疏上

廷臣會議俞咨臯即解任陳希范所處分

後咨臯希
范俱問斬

於是芝龍縱

橫沿海當事者莫問焉

崇禎元年秋七月新巡撫熊文燦接泉州府王猷條陳時事稱芝
龍二次大敗洪都司而不追獲盧遊擊而不殺敗俞咨臯師至海
門中石棄城逃竄約束其衆不許登岸不動草木是芝龍不追不
殺不掠者也寔有歸罪之前今一時勦難率滅撫或可行不若遣
人往諭退船海外仍許立功贖罪俟有功日優以爵秩文燦即批
巡道鄧良知酌議良知接批即傳王猷問曰貴府所詳招安芝龍
一事撫臺業已批下着本道酌議即遣人招安但查舊案前道係
差黃昌奇去的今昌奇已死不知欲差何人猷打恭曰卑府此詳
原有其故前者盧遊擊被擒芝龍業將裹曲吐告追後歷覲芝龍

行事寔有受招安意今勅既不能行日見猖獗將為東南患故卑
府詳請今撫臺既批允以卑府管見還該令盧遊擊去其事方濟
良知曰貴府所言誠是但盧遊擊此時繫省候音如何去的歎曰
須憲臺稟請一可以救拔盧遊擊之危二可以造無數生靈之福
一舉兩得良知是之遂飛稟巡撫文燦接良知稟內稱芝龍就招
意既已吐露于盧遊擊之耳今可着其前去成功之日請贖前罪
等語文燦立吊盧遊擊面諭曰盧遊擊查尔履歷屢建奇功堪稱
宿將為何反遭小寇所擒英稟曰罪并奉令出征敢不竭力奈鄭
芝龍年少勇猛船隻堅固毓英所統軍士未經戰陣一見即潰故罪

弁獨力難支所以被擒此等隱情還求憲天救援文燦曰今有泉
州王知府詳文招安巡道稟請委尔前去若能招安芝龍本軍門
自為尔解救英曰招安芝龍固是不難但龍以前撫未加官爵恐
遭勢官凌辱是以逸去今欲再去招安若無官爵恐不服芝龍之
心憲天為國為民必須酌議妥當罪弁庶可前去燦曰芝龍不過
一小寇耳欲加大職難以題請欲以小職他未必如意英曰凡事
當相經權苟有利於社稷春秋許之今日招安芝龍不但安民生
且為國家得人用燦曰本軍門給尔令牌前去泉州與道府相議
酌量而行英叩謝出領文牌下泉先見知府王猷致謝提拔大恩

次及招安事猷曰將軍此去自然成功英曰芝龍自然受招第去
招撫尚有一事最要者未妥猷曰請明其說英曰前日撫臺弟亦
面陳若無官職恐難買芝龍之心撫臺看弟前來與公祖並道尊
商議猷曰弟前來文業已詳明看其退師海外將功贖罪俟有功之
日另優以爵秩况今李魁奇併了陳裒紀楊六楊七叛去有云楊祿楊
策者誤也
肆行島洋褚綵老叔掠沿海劉香老擾害潮滌及南灣地方將
軍此去諭其招安擒滅諸盜撫臺自然特表加以重爵為朝廷
股肱豈不勝於遊蕩汲滄乎英曰公祖所諭極是足服芝龍之心遂
隨王猷謁巡道猷入將所議招安始末陳明良知大喜立傳毓英

英謝拔畢良知曰撫臺發文來與本道同知府相議王知府所回
之語甚熟有理汝可前去事成日本道自然申請為衆解前愆也
英曰今日得起白骨而肉者皆老大人之賜也世之啣結遂辞起
身竟往舊鎮先差人通知芝龍之遣芝鵬引接到船各相致意龍
曰今日何幸得將軍駕臨寔慰平生英曰老弟無能前荷將軍不
殺回到中左被俞都督申報失机再荷泉州王府尊詳請撫臺委
弟前來招安業將將軍裹曲一一剖明甚是歡喜看將軍退船海
外立功之日定然保題決不負將軍歸誠至意龍拱手謝曰此皆
老將軍游揚之德異日自當厚報須煩將軍婉回通行各處庶軍

士以便採買糧食英曰此自然之理但將軍亦當嚴飭諸人登岫
毋得放縱以畧名譽龍曰謹受大教盡歡而散九月芝龍舉其衆
降差芝燕芝鳳帶金銀幣帛同毓英入泉州先見王猷次見鄧良
知代芝龍陳始末願拜門下繳工禮物各大喜即行文本府沿邊
衛所許鄭芝龍軍士登岫採買又為申詳軍門內稱芝龍傾心歸
向慮白身立功贖罪從此沿海地方得寧靖等語交毓英上省報
繳文燦即傳英進問英一一代芝龍稟上願充轄門大馬報効所
有福建以及浙粵海上諸盜一力擔當平靖以贖其罪並呈上厚
禮燦喜悅之立即通行全省准芝龍招安候旨定奪遂以義士鄭

芝龍收一官功題委為海防遊擊又委毓英為監督之芝龍軍平
諸盜五功日再為題請

授芝龍與恩齊為盜時名一官追齊死問天笑時改名芝龍
當道縉紳受賂庇護無可為辭故以芝龍收鄭一官

第十回

芝龍誓師斬魁奇

芝鷲送圖說日本

崇禎元年毓英贊軍門檄諭令芝鳳回泉見府道府道為英喜囑其速督芝龍立功英星馳到舊鎮會芝龍向詢燕鳳當道口氣並規軍門題稿大悅致謝英即整船隻以便征勦英曰將軍此行先平何人龍曰陳表紀等應有八拜之交今為李魁奇所併當誓師先誅此賊則公私可以兩盡英曰將軍情義深重詢度有方真令人感激敬服龍隨差快哨出洋偵探魁奇住處

按魁奇者漁父也泉州惠安人從幼出入湄州沿海深識水

性身藏水底，半日不起口，能轉氣眼見諸物。年十九，西臂有七百觔之力，糾合諸漁船，劫掠商旅，適會集澎湖，候截呂宋洋艘。其裹紀茅自與芝龍分別，復往臺灣，因衆沾疫症，及知芝龍逸出，不能前進。後諸人略痊，方統船過來，聚首不料來至澎湖，遇魁奇，即揮船圍擊，陳裹紀黃天生、陳勳等，亦雖勇猛，終是新病，諺好安能敵奇。新出之犢，遂為所併，僅走李英同、通事何斌一船回臺。灣故此魁奇獨霸橫行，目空群盜。崇禎二年四月，奇正率諸船在遼羅地方，候劫商艘。芝龍得報，令芝虎、芝豹為先鋒，芝彪、芝鵬為後應，自領芝鶚、芝勇等，全毓英為

亦駕船從城仔角出而芝龍大隊亦至奇時寡不敵衆就轉舵欲
遁適南風起龍一船牽船船乘勢冲下芝麟持火礮拋過奇忙將木
棍打落水中芝豹藉風合擊趕將搭鈎搭住被奇一刀砍斷而去
芝麟又將火娘噴筒燒來奇遂將船舵擺開悉為橫風吹散不提
防芝虎船從後趕來声如巨雷大喊死賊今日決難饒尔搭鈎搭
住執牌跳過魁奇接敵互相交鬪奇夥合併虎退力支禦勢已危
迫幸陳霸陳秀亦跳過霸砍散環衆秀一鎗刺倒魁奇芝虎乘勢

秀海澄人獻仙霞因投誠封武功伯霸南安石井人呂姓為陳氏孝子人呂肥接陣
号三尺六點南澳入粵投誠封忠勇侯

連砍二人餘悉伏船或赴水者龍見魁奇被砍遂大呼降者不殺
泉茅原是良民投順自然重用是以所有船隻喊落頭帆降龍收
其衆令割魁奇首級設位哭祭陳表紀等然後回師申報軍門文
燦接報知芝龍陣斬李魁奇收其餘夥差旗鼓張彬賞諭帖銀牌
前到遼羅犒賞并許轉請題姓叅將巡道與泉州府亦差知事林旭
賞銀牌猪酒犒賞併安插魁奇餘党芝龍大悅各答厚禮具稟申
謝六月芝龍斬叛賊楊六楊七于涪州收其衆涪州金門別号八月褚採
老掠閩安文燦檄芝龍追滅于南日崇禎三年庚午夏五月芝
龍因憶火光夢中之異修書遣芝燕駕船往日本迎接翁氏併子

回日本國王因顏思齊欲集船謀奪不成從此加意防範唐人而
翁氏與芝龍修承別去雖屢起翹首雲山其奈盈之帶水何惟日撫
其子喜子頗可人又舉止異衆一日板唐船到母子正在計念間
突聞剝啄聲翌皇出接兩未謀面詢其由方知為芝龍差欲接其
女與甥回也芝燕曰奈國王再三說無此例豈不徒費其勞翌皇
曰國王見書歡喜抑有怒色燕曰國王見書甚喜皇曰見書若喜
再作商量燕曰自然返還得意懇求國王難道就回喚從人將所帶物
件行李悉搬在翌皇家住下然芝龍自遣芝燕去後偶聞間見南
風大盛屈指計之芝燕應到日本曰唐者曰到諒到矣恐國王未

必允從龍曰尔何所見曰唐者曰日本從未有婦人入我國中國
王焉肯特破此例必用一計服他然後可龍猛省曰尔言有理可
覓西師西戎形圖駕統無數艤艦旌旗飛揚軍威雄壯令芝鷲帶
好僕六十名明亮盔甲器械堅鮮乘此南風尾過去声言若不依
即欲兵師前來鷲領命行八晝夜到日本芝鷲入港將旗幟器械
擺列整齊金鼓喧天一時日本駭然恐是侵犯之船炮臺預炮以
覘動靜迨至落楫其疑方釋芝鷲上山將形圖送入國王次閱集
文武會議曰鄭芝龍連發兩書遣人前來未知作何發付輔國將
軍啟曰日本之權
全在輔國逸聞芝龍兵船甚盛今連發兩書欲依他從無此

例若不從恐一旦加兵亦是費事以臣愚見不如將兒子送返他其
婦女說從無此例則一舉兩得矣王大喜曰此議甚當立傳翁翌
皇面諭皇領命回家與燕鶚翁氏說知九月北風起日本復芝龍
書送子交燕鶚載歸

第六卷

第十一回

崇禎三年事

芝龍延師教子森

雲蒸抗節陷賊香

語說翁氏臨別之際悲喜交集喜者喜其父子相會悲者悲不得
見夫反失其子牽衣慟涕涕燕鶚共慰之曰歸去商量自當設法再
來迎接隨解纜順風十日到安海芝龍見其子儀表雄偉声音洪
亮屈指已七歲矣追憶生時奇兆甚喜延師肄業取名森字大木讀
書穎敏但每夜必翹首東向咨嗟嘆息而望其母日本在東森之諸季父
兄弟輩數窮之獨叔父鴻達甚器重焉達字聖儀別号相每摩其頂曰
此吾家千里駒也有相者見之謂芝龍曰即君英物骨格非常龍
謝曰予武夫也此兒倘能博一弟子員為門第增光則幸矣相者
曰寔濟世雄才非科甲中人性喜春秋最愛孫吳制藝之外則携劍

馳馬以小學子當洒掃進退應對為題森後幅成殷有湯武之征誅一

洒掃也竟舜之揖讓一進退應對也之句先生驚其用意語奇崇禎六

年癸酉冬十一月劉香老焚劫小垵芝龍統眾船擊之香敗遁粵

東時諸盜咸稱為某老

香係漳之海澄人五短身材性極驍勇勾引無賴駕小船西
金門劫掠商艘橫行粵東揚南澳一帶地方

崇禎七年甲戌夏五月熊文燦擢西廣總督十二月文燦檄惠潮

分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奏將夏之本張一傑親詣到香船招

安被香番用崇禎八年乙亥春三月文燦會同閩撫鄒維璉檄鄭

芝龍統所轄水刺香龍將新旧船隻分為三程第一程芝虎芝豹

為先鋒領船十隻快哨四隻第二程中軍座駕全毓英芝鵬芝蛟

茅船十隻第三程芝彪芝鳳芝麟芝豹芝鶴芝鷄芝獬芝鸞茅合
領船一隻為援剿擇日祭江出師四月南風已發虎茅船風不順
行緩刘香在甲子聞芝龍奉兩廣金牌統船會粵師不日即到香
大怒曰一樣皮毛素無仇隙何苦為他人作鷹犬而結怨仇我從
小捏之後稍避其鋒彼就揚揚得意並言必捨滅方快我急即令李
虎三楊勳陳玉林武帶船前去田尾洋防禦又令弟全全康鍾李
飛熊張斌帶船來往裡表以作救援自領大隊脅洪雲蒸共船迎
敵芝虎船行十日方到田尾洋與李虎三相遇自己至未互相冲
擊軍士各相損傷不分勝負遂兩下收軍次日又戰適香督船至

合擊芝虎芝豹受困幾危幸芝鵬芝牙芝麟芝燕船到冲舷救出
退十里停泊是晚芝龍到詢其屢戰情由天明龍率諸船列陣分
擊香出洪雲蒸退敵蒸大呼曰我死報國亟勿失亟勿失香大
怒力及雲蒸合颶颶互攻終日至天晚罷戰芝龍大隊泊赤湖謂
諸弟曰今晚我船灣泊在夙下半夜水轉刘香必乘潮冲來芝豹
尔可帶船往來揚駛以防不測芝虎亦可帶船五隻在前灣寄旋
如遇有壑可放起連珠火箭以便前來接應又發令凡有船隻浮
水寄旋頭帆勿落火炮預備軍士衣甲在身香船仍收田尾虎三
過船見香曰鄭芝龍恃強不識水性今晚在赤湖主公可点齊船

隻多設火器俟半夜水起乘潮乘風沖出芝龍可擒香曰此計甚
妙遂各預備至二更潮起風微來香加額曰此天助我誅此狂奴
即統大隊行甫至半途忽前船瞭望報曰前面一派黑影悉是船
虎三曰他船泊在赤湖港何得此處有船令各船防備听我炮响一齊
趕殺芝虎見潮三分即令各船旋起浮水徐而行遠望見後
面有福如船乃曰不出所料今果來矣旋帆盡起安炮守候听吾掌
號一面攻打一面放起連珠火箭虎三一船先到即喊前面何船
芝虎不應令掌號開炮直沖過去芝豹望見火箭連起炮声轟天
隨督船前來刘香大隊亦至渾殺至日午稍停戰芝龍曰刘香調

度有法虎三真個勇猛芝虎聽見大呼曰此賊有甚難破俟我掉
他一船破艖直入手執籐牌口含刀爬在船尾望香將到船邊一
跳過去亂砍香即接戰復合鬪芝龍遙見忙督船往救芝鵠一船
從橫沖去被香橫身煩發出裂開沉下芝麟船迎進站在斗頭上
拋過火礮香船着火虎三見香船發火急來救時不防芝豹尾後
趕來發一門斗頭煩竟穿虎三船尾樓打死舵公透入官廳得火
桶而藥發直從桅邊斗頭出其船火大發虎三救弗及情急抱銳
沉於海芝虎刘香見火熾難以脫身互相亂砍一併燒死芝豹芝
彪又連擊沉船數隻方揮旗招降遂鳴金收其部眾僅走刘金三

船投瓊州去送康承祖夏之木張一傑芋回粵并發返擄掠婦女
具文申報大痛哭芝虎芝鶴身亡令人廣搜屍首五日不可得停
甲子所延僧建七晝夜梁皇聖識寶幟祭奠二人暨陣亡諸將士然後
班師刈香既死海波不具鯨鯢屏跡寔賴芝龍之功

附紀芝龍虎胞弟胆力勇猛渾名蟒二因所龍誇刈香虎三
好僕跳船併香同死常顯靈于洋粵今東虎門外群奉祀之

第十二回

用火攻荷蘭喪胆

叙將略南澳頭爵

崇禎十二年己卯夏六月即必即哩哥駕大夾板船犯閩浙地方
即必即哩哥者荷蘭之國健將也力能舉鼎兼精劍術其國之人
白面紅鬚鷹鼻貓眼原無船隻因永樂差太監王三保下西洋遍
歷諸國声言取宝寔偵建文船到其國之人懇求船式三保慮有
船則可渡海搔擾邊疆故意持一管壞筆画一個扁圓中間頭尾
直豎二三節將筆刷開乱画幾画與他豈知荷蘭人性巧就画樣
打造所有筆一画安繩一條

俗云夾板船
索路多也

造成船隻駕駛比中國船

倍加堅牢且火器精利屢到中國帶暎吱哆呢等貨物貿易回
則停船海中一人坐在桅斗上持千里鏡四方遙望有船則將所
佩小船五六隻放下每船坐六七十人不等候船將到圍籠如我
們伸頭禦敵他將鳥鎗吹打一鎗一個並無虛發是以海工最畏
遇他明季所謂貓兒眼即此是歲統夾板船九隻犯閩浙地方官
軍屢為所敗軍門仍檄鄭芝龍平復龍接文嘆曰使盧遊擊若在
破此易之耳

毓英于二年已死
寧侯曾平倭故云

看芝豹芝彪為先鋒芝鳳芝麟為左右

援自領芝麟芝燕陳秀嘉儀陳羈芳居中調護臨時又叮豹曰夾
板利害非比我的船凡事當先覷方便可戰則戰勿得恃勇自徒

殞滅耳豹領命至涓州外洋相遇互相攻擊將及申時芝龍到環
圍迫戰夾板船隻高大兩邊堅固火炮利害無計可施又失芝
蟒芝鶴二船傷者甚衆方鳴金收軍入泊楓亭港口即叫芝豹芝
彪等吩咐曰夾板堅牢難破須用火力方可取勝衆帶噴水者五
六十人小漁船七八隻將大竹罌鋸筒每人腰間帶二個船中用
棕灌油并硝磺引火諸物船頭以鉄鍊帶釘他船高炮遠我們船
小撐快直撐到船邊將斧釘住發火人跳下水浮漾走回二人
隨挑噴水好僕備辦起火物件暨小船停當龍即整師出敵往來
攻打芝豹即發小船依計物件而行果夾板船高炮遠小船撐快

如飛到即釘住發火悉下水或沉或浮漾芝彪又令快哨撈救連
燒夾板五隻其餘喪胆飛遁龍大勝將所燒壞五隻夾板銀兩盡
行撈起班師令芝鵬芝鳳賚稟報捷並多帶帶帛前去各當道緝
紳打点荐舉故軍門題本內稱義士鄭芝龍少年英勇水務諳熟
于崇禎元年收捕鄭一官曾委以防海遊擊二年陣斬李魁奇于
遼羅外洋誅楊六楊七褚綵老等八年復滅刘香于粵東田尾洋
今歲荷蘭犯境寧靖者非芝龍之功不及此若受以海邊要地則
東南地方可以無憂等語交芝鵬入京

附紀

按崇禎十三年庚辰天下賊寇流橫雖有斬獲屢報

招降然經略無方不能解散降而復叛故張獻忠煽聚于穀城羅

汝才并起九營應之合于房州連陷湖南北湖岳鄂等處地方復
至澧陽守道周鳳岐求救于七省叅軍陳瓊之即檄蜀鎮總
兵溫如微領本轄兵五千共萬餘人于十一月十九日進援
澧陽與周鳳岐共籌制敵之策忽接常武告急即發鳳營兵
三千往救又發衡營遊擊劉以泗領兵劄新州以禦水路發
茅岡營副將劉時早領兵劄公安以拒襄郢分布已定廿四
日張獻忠大軍至常武溫如微不敢守棄城遁而三州亦隨
失陳瓊孤軍背腹受敵十二月初八日瓊將沅標軍三千土

司五司五千牙兵五百新募弓弩手六百進復常武初九日過城子鰲

山舖獻忠用驕兵計凡三戰而瓚三捷獻忠合其衆再闚瓚
大敗死亡殆盡惟蒼頭刘光瑞率牙兵數十人獲瓚逃遁六
十里而賊復至光瑞同牙兵死戰衛瓚光瑞被殺瓚奔新斗
舖為賊所搶灃陽陷周鳳岐亦被執二十四日解至公安馬
釋橋孫家因見獻忠之欲瓚降瓚怒目叱之曰堂之憲臣豈
從反賊獻忠大怒斷其手足割舌剖肝鳳岐亦大罵賊咸被
殺時賊亦携藥廂嘗茶或賣卜呈相或為緇流黃冠或為乞
丐戲街分布四方偵覘虛實互為接應流毒焚掠勢若燎原

逸天星等七股，分隊入蜀，陷大昌、夔州、河南、九疇子一斗粟，諸盜盡歸。李自成有黃梅、貢士、吳卿工言。

曰：流賊奸宄出沒尤甚，頃走日馳二百里，酹酒斃色，渴睡不醒。若得能將勇敢，啣板夜襲賊，不及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竊鄉男女，匿林逃難，割頭獻功，以愚主將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樊鍾祥久矣，所當痛懲者也。崇禎覽疏，是之令朝臣各省，撫按舉將材，是以芝鵬、賈軍門荐本至京，正合其机。先本省勢權縉紳，而吏部丁啟濟者，字哲初，泉州人，進士。然後閩通閣部相，臣于崇禎前，在枝芝龍、南澳副總兵，以

靖海疆

第七卷

十三回

紅毛踞臺灣築城

閩賊陷北京僭位

話說即必即哩奇統船來被鄭芝龍燒壞五隻其餘船率領逃回
綑縛見王請罪王曰勝負兵家之常卿不必過于自損遂赦其罪
有國王之弟撥一王向前啟曰我國船隻兵糧俱足俟臣帶領一
旅前去其即必即哩奇報仇王曰御弟欲領兵前去甚好但唐朝
人物不少未可恃勇卿欲去須相機于附近地方先踞一處安頓
船隻抄拾人心庶得通知往來積聚兵糧養精蓄銳窺其罅隙進

進可取退可守不致孤軍有覆敗之虞揆一王曰謹領諭教即挑
選精壯配駕夾板船十五隻薛王出師王率文武餞行臨別又囑
其當步之小心唐詠揆一王頓首領命順南風不論日月而行亦
是天意使然一日看見前面山甚高揆一王問左右曰不知此處
是中國否內有旧蹟即必即哩哥軍士答曰看水色此處不是中
國我們船尚在這洋裡王曰既是這邊地方將船駛入去看是何
國衆船得令乘風而入王持千里鏡照現岬上並無城郭吩咐將船
一條邊灣住預備火炮以防意外傳公子
公子是官銜
有德兵職今爾爾亦官銜
有守備職帶
好僕一百名每人長鎗一短銃三腰各懸劍駕小船巡看傾向是

何国公子即帶人工所見觀身有些旧却無鄉村仍下船過江登
所行里許方見有人蓬頭洗足赤身羸狀佩負弓箭標鎗公子令
人招他招亦就來語言不諳徒以手相比西引到社適通事何斌
全李英在澎湖被李魁奇追赶船走到鹿耳門打破鹿耳門台兩船人
咸淹死僅存何斌與一二水首手被水漂至大線頭救起身被海
石螺壳傷壞調養終好而又染病在此社裡隨出來與公子相見
公子問何斌此處何處斌曰名臺灣公子曰有國王無斌曰無悉
是散居公子聞言大悅邀何斌全到船中見撥一王把始終陳說
王喜厚待斌用于通事之無大小悉以詔之又問斌此離中國多

遠斌曰此到澎湖四更到廈門七更共十一更

海裡行船偏更亦似陸路偏里

王曰如

此却妙此處既無統屬我今就安頓在此朝夕共斌踏看地里起

築城池為永遠計擇于七鯤身首置城一座

名安平鎮是也又名七星趕月

用糯米和

灰磨磚堆砌外附炮臺對面赤嵌亦起小城王將帶來軍士悉與

新社土番結姻即差夾板三隻回去報命并請給糧餉迨工竣又

慮港門寬濶船隻易入防範難週隨呼曰夾板六七隻乘巨石灣

曲迴旋沉打凡船隻入臺灣者必由炮臺前經過若從別處則觸

沉壞夾板其船必破餘處水淺礁多策畫固若金湯

正是臺灣乃海外竊島為荷蘭國撥一王築城所踏未足為

竒尚有一座錦繡江山晉天人民已受二百七十八年恩澤
誤用庸臣重文輕武門生同年互相表裡只知市私恩有家
致富那肯布德澤為國培元明黨凌嚙民無聊生四方盜賊
蜂起當事尚不知悔上下相蒙有錢賄賂者則保題他胸有
韜略濟世竒才草寇不足平大言易誇有粟振濟者則咸指
他沽名市恩必有異志合疏交攻是以最英明之君被幾個
草寇擺弄得沒開交大衆相視束手而斃

時崇禎十六年癸未閩賊李自成設酒請華天王賀一龍就席間
斬訖隨馳馬至曹操羅汝才營汝才不知就裡出接亦被砍死遂

得兩部人馬共有百萬扼西安府為長安府進攻榆林破慶陽連
張獻忠為唇齒返師西安過年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兵科給事
中曹應遴荐山東登州副總兵官鄭鴻達緩急可用疏詔益南顧
三州命達鎮守又擢南溥副總兵鄭芝龍為福建都督是日賊夥
牛金星獻策李岩劉宗敏李過等攻破大同巡撫衡景瓌罵賊碎
副字帶黃進
士翰城人敏馳報李自成此關一破便可長驅直抵留賊党李友
茅守西安城率眾從禹門渡河巡撫蔡懋德應時盛巷戰死臨晉
河津垣曲絳州皆陷二月十八日進攻代州鎮將周遇吉退守寧
武關率二百人從城上縋下殺入賊營退二十里相持半月關官

按兵不援三月初一日城陷遇吉統民禦敵連砍數十餘賊力竭
被擒勸降不屈大罵遇害妻白氏盡節全城屠戮自成嘆曰使守
者盡如周遇吉吾安得至此即投牒于兵部約戰于三月十五日
自成至藜城帝徵天下勤王御史李邦華勸上南遷邦華字懋明進士
江西吉水人
帝怒曰朝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朕分
憂而謀及南遷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意已決勿復多言
又請太子巡撫江南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南行將欲為
唐肅宗故事乎諸臣遂不敢言帝復向戰守之策眾臣無一對者
帝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寔亡國之臣耳遂拂袖而起欽天監

奏帝星下移總兵姜環環通叛將白廣恩與太監杜勳降賊巡撫朱
之馮自刎自成益迫帝召諸臣相對泣下並無他策忽報昌平失
守崇禎變色是夜賊犯平則門早朝召對諸臣無言惟相向哭泣
而已頃吏賊大至板過芦溝橋俄報及彰義門外三大營皆潰火
車巨礮蒞藜鹿角悉為賊有反礮攻城轟聲振地諸臣方侍班襄
城伯李國禎正馬馳闕下汗浹沾衣內侍呵止之國禎曰此何時
也君臣既求相見不可多得矣召入國禎跪奏守軍不用命此城
難守叩頭欲獻帝命內臣俱守城內臣咸譁曰諸文武何為我們
甲械全無焉能守城十八日申時彰義門啟闕賊率群夥而入帝

名閣臣向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帝曰事亟矣今出何策俱
曰陛下之福自無慮是夕帝不能寐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壽山
望烽火觸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殊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
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命進酒連飲數觥嘆曰苦我民耳以
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令妃嬪各自為計忽報皇太后自縊帝
搥胸悲楚繼報皇后亦自縊入見公主嘆曰何生吾家左手掩面
右手揮劍及其臂而去少頃去靴換履綾襪手持三眼鎗出中南
門至朱純臣第直入辭焉仍回宮登萬壽山之上皇咬指出血詔
于衣袂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迫京師雖薄德菲躬工于天

咎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髮
裏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遂自縊太監王承恩亦自縊
于傍太監王德化率內官三百人迎自成于得勝門令仍旧取時
有官民勸進表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逼湯武而無慚德之句自成
受朝賀毀太祖廟鑄永昌錢不成

第十四回

應天命伐罪登極

承舊基立王嗣統

話說自成使人尋崇禎于煤山命以双扉昇帝后于東華門側斂以柳棺覆以蓬廠莫有敢哭者襄城伯李國禎踉蹌跪梓宮前放声大哭賊党執禎見自成禎大哭不止以額觸階流血滿面賊衆持之自成好言勸降禎曰三事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墓先帝后以天子之礼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允諾為易梓宮帝盪善冠裹玉渗金靴后袍服如之以丹漆殯帝以黝漆殯后墓田貴妃墓側禎一人斬衰徒步扶送葬畢自殺時自成下令撤倉

庫向戶部主事范芳取倉匙芳罵賊成怒令斬芳之神色不变受

刑芳字介卿别号西之泉之同安高浦所人辛酉解元自成欲向芳討倉匙芳怒目叱之曰此匙朝廷之物非尔賊所可問也成怒斬之時有褒曰生乃真解元死為真主事

又拘王文嘉定伯周奎三夾不死擲出銀七十餘萬先崇禎令各官助餉奎以竊封皇后私出

良五千皆奎助餉品助三千其餘二千私自肥已陳演獻銀三萬金三千珠三斗其餘拷掠凌遲者

甚衆又魯寧遠總兵掌中軍都督事吳襄寫書遣降鎮唐通往山海關招伊

子總兵吳三桂時三桂守山海關接報見陝西總督余應桂上

疏言曰

賊衆百萬非天下全力當之不可請調左良玉吳三桂高傑

唐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馬科張天祿馬岱劉澤暨清王國

宝刘良佐葛汝亮及副将邱磊惠登相王光恩孔希賢金守亮等
会師津定之間督輔之外加一督師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者賜以
尚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幾可滅

評曰古來命將出師未有二其權可以成功者也如唐裴晉公憲
宗委以都督軍外事與以便宜討吳元濟故夜深入于蔡宗太祖
命曹武惠南征李煜命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故武惠得抒其
胸中秘略遂定江南故明之季限以資格動以掣肘如用太監又
用監紀此輩誤人不淺際此緊急之時尚欲督輔之外加一督師

吁苟督輔可用何必督師若督師可用又何必督輔故韓信之拜
諸葛之師未聞尚有何人宜乎天下之瓦碎上下蒙蔽大事已至
別無長策徒有垂泣而已耳

三桂既見報恐不日旨下即欲起行遂操演兵馬以俟後見一
報廷議山海關重地若召三桂入衛則山海關誰守棄地又非善
策知不果行迨接三月十九日報賊陷京師皇帝死于煤山頓足
望南慟曰庸儒誤國至此謀勤王四月初二日唐通至出其父書
並誇獎新命犒賞銀四萬兩三桂疑惑未定通說以運教告終大
事已去父命當遵且擇木而棲擇主而事棄暗投明歷代有之魏

回自調兵馬緩程入京自成望通不至疑三桂違命將吳襄三千
餘口尽行誅戮僅走其姪勳中途傳襄凶信三桂悲號切齒遂駐
軍單騎奔遼東見

世祖請師

世祖允納即召攝政王豫王肅王全洪承疇等統八旗兵馬長驅而進
軍声大振唐通回見李自成言陛下何殺吳襄之驟也通費多少
唇舌說其歸降業已拔營而來今已殺襄三桂聞之豈肯甘心必
定往関外乞師將奈何自成令秘之遣人急捉三桂至中途偵知
三桂已出関求師遂不敢往馳回營見自成忙令刘宗敏祖光

先谷大成白承恩等立十二大營于城外首尾相顧以備禦敵又
李岩與唐通李弁等統衆八萬迎敵討滅二十相遇于一片石通
列陣招降三桂咬牙切指罵通不絕口叅將徐有容出馬迫戰通迎
敵未幾合遂被有容刺死李弁見通被殺飛馬出救被馬宝旁射
一箭弁傷額幾乎墜馬賊大敗三桂急揮軍追趕至永平復戰殺
賊萬餘人李岩喪胆奔回宗敏等亦不敢屯營悉退城內各自為
計咸無戰心揖政王督諸師環劄城外李自成與牛金星獻策
等商議守禦金星曰滿州人馬強壯子馬嫻熟况三桂年少勇猛
我遲之恐變起肘腋悔之毋及通姪亦曰丞相之論極是十個北

京不如俺一個陝西退守為上策自成意遂決二十六日誅陳演
朱純臣諸勛戚空御庫珠玉自成先行令祖左光先谷大成等斷後二
十八日大肆掠出城夜火五鳳樓

世祖見連勝兩陣又逢初夏恐人馬疲倦暫傳安養忽見城內火起哭
聲轟天知是賊潰即令三桂追趕滿兵副之親統諸王額真等分
九門入撲滅餘火下令安民收拾倉庫圖籍追謚崇禎為懷宗端
皇帝皇后為烈皇后吳三桂追李自成至三十里大殺一斬陣奪
輜重無數谷大成未陣桂已到布成陣勢三桂奮勇冲過大成隊
乱被殺自成聞大成死趨軍從西北遁去桂至定州報投京中臣

民勸進于五月初一日擁戴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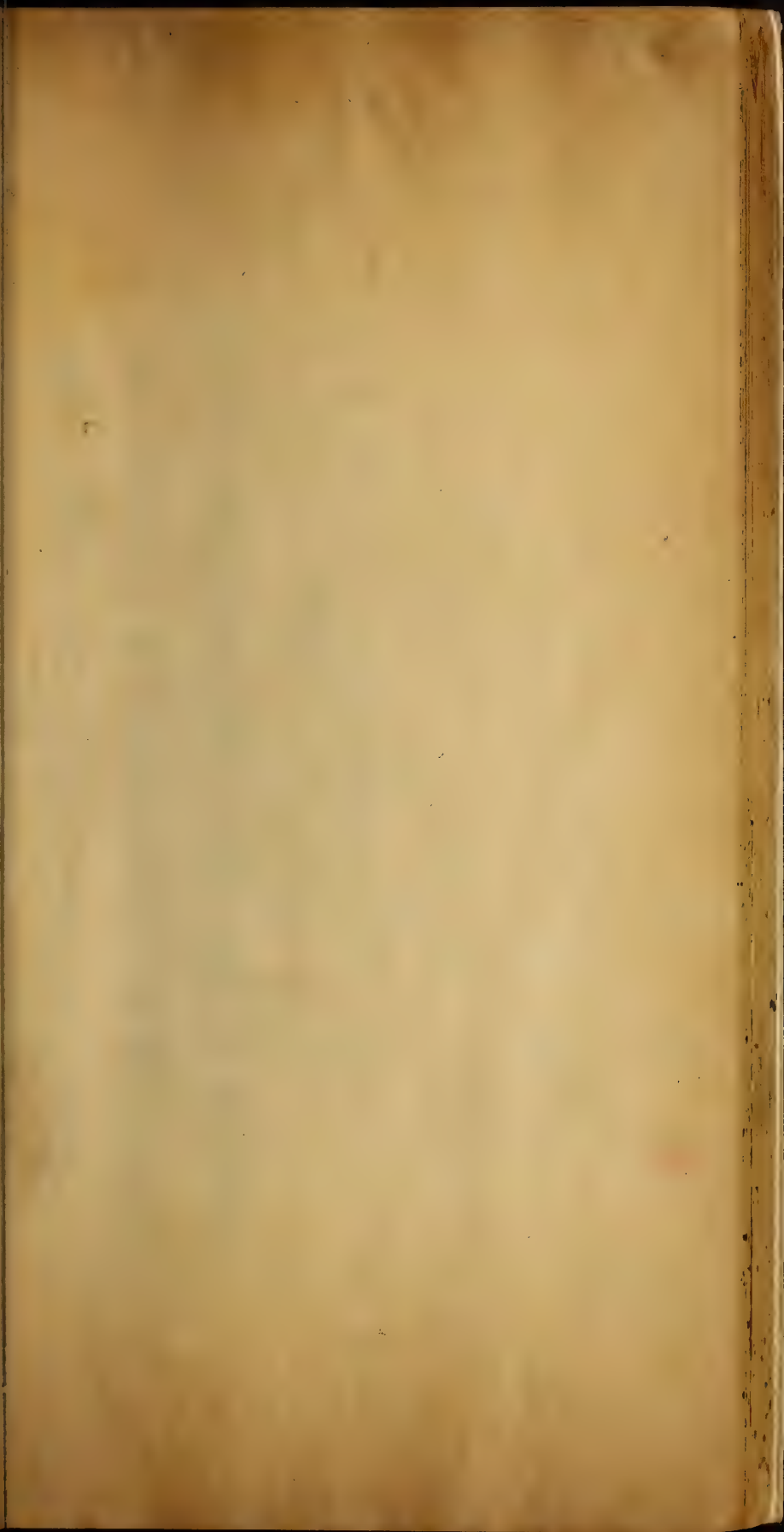
世祖登極國號大清改元順治封吳三桂平西王洪承疇為經略招撫
江南但江南諸臣于三月廿五日聞京師陷帝后殉社稷齊集魏國
公徐宏基第以太子二王不知存亡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議正親
藩討賊時路王福王周世孫各避賊淮上鳳陽總督馬士英言福
王神宗孫神宗即是
萬曆光宗姪光宗即
太昌大行皇帝之兄倫序當立史可法大
器持不可屢議未決四月廿七日右都御史張慎言戶部尚書高
弘圖詹事府詹事姜日廣吏部給事中李治河南道御史郭惟經
誠意伯劉孔昭太監韓贊周會議可法大器後至而孔昭贊周力

主如士英言遂迎福王于儀真之燕子矶五月朔至江南初四日
監國御史初彪佳曰先受監國其名極正使海內聞之方知無倖
位之心示謙讓也今既發喪宜登大室告天下為先帝報仇諸臣
以魏國公皆然其說乃于十五日即位詔以明年為弘光元年
上崇禎謚号思宗烈皇帝徐而易為毅宗正皇帝

附原礼部尚書余煜上言曰闻先帝謚号思宗烈皇帝竊以
為未妥按謚法道德純一曰思追悔前過曰思先帝英明天
縱神武性生憂勤十七載念之欲為堯舜者寔錄也遭家不
造禍乱類仍而所用之人又皆忍于欺君卒致誤國于先帝

何咎焉道德純一則似泛追憶前過則似訛于覲揚無當也
且唐宋以來從未有謚愚者惟周之思王已劫殺君而弟又
殺之漢之後王閻弱任奸以亡其國何足述乎謚法有功安
民曰烈今國破家亡以身殉難何烈之有若激烈之烈又何
謚謂也周之烈王威烈王漢之昭烈魏之烈祖宗唐之光烈
帝未嘗殉難也他日書之史冊將按謚法乎不按謚法乎故
曰思烈二字舉誤也然則謚宜云何先帝英明神武人所共
欽而內無声色狗馬之好外無神仙土木之營憂勤圖治汲
汲皇皇臨難時則又慷慨合國君死社稷之義誠千古未有

之聖主宜尊千古之徽稱恨考訂古今未足以奉揚其美不
得已而擬其似當謚曰毅宗正皇帝雖於內外賓服亦未甚
切然先帝懿美及臨難一段不負宗社之氣庶足盡之忻誠
伯亦言思非美字



第八卷

第十五回

史可法守揚殉難

馬士英舉國逃亡

弘光設四鎮晉黃得功請南侯駐廬和○按得功字潁山每戰身
自突衝勁疾若飛江淮呼曰闔子曾為群商執鞭往都經山
東值响馬衆商俱遁得功獨手提馱蹄禦賊無不被靡其
勇如此

時吳平伯高傑駐揚滁忌得功威名伏兵劫功于土橋屢戰事聞
以太僕寺少卿萬元吉監軍江北解之始各罷兵○按高傑字英吾

係降將曾泛孫傳廷於曾頭塚破賊越次年頰縣濱潼関不
支傑率其部下李成棟楊繩武等十三總兵有衆四十萬渡
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間既位列四鎮忌得功威名
甚得民心率三百精騎襲得功之甫至土橋解鞍下馬作食
高伏騎猝起功角巾緩裝出其不意亟掣甲而飛矢集所乘
馬值千金俄中矢蹄驕上他馬馳去高時遣兵戒之曰必生
致得功高有梟卒十七騎追之槩未下得功大喝反闕發腰
所餘七矢殺七人遂揮長刀復砍三人幸其軍到獲免從行
百騎皆沒高之千人襲黃隊真城者被黃守將邛鉞馬岱設

兩篇俱寫

守不得入岱開門出擊盡殲之於是怨愈深萬元吉乘間說之曰
土橋之變無智愚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獨盛怒是歸其曲於
彼而將軍美收名於天下得功稍和又令高出千金為黃母贖二憾
之謫怨遂成高雖為人抗暴然慷慨識机變可說而動平日折節事
僧德宗曾問德宗終身宗曰居士起擾攘今歸朝為大將為通侯
此不足為居士重指下法也惟率眾從史居士謂儒家稱聖人我法所為
菩薩居士與之一志并力可得所歸矣且高妻刑氏饒權智見史
公出至誠心相待亦功高馴擾大事有賴命王相業監其軍加李
成棟賀大成王之綱李本源胡戎頑為大將連驅之專制河南高

曰傑既以身許公再無亂心封刘良佐廣昌伯駐鳳泗良佐字明字東樵

朱大典封刘澤清東平伯駐淮徐澤清字鶴洲為又調鄭鴻達黃蜚人好声色無將畧

鄭彩為總兵彩字羽良泉之同身人加鴻達鎮海大將軍鎮江彩守三义

河口為采石燕湖備

六月史可法馬士英奏北京李賊係吳三桂出関請師攻破封吳
之可三桂薊国公遣中書沅廷楊海運米十萬石銀五萬兩濟其

軍 繼又報

大清定鼎燕京高弘圖等合議為中國復讐言宜遣使通好而难得其
人應天巡撫左懋第請行加兵部右侍郎以太僕寺少卿馬紹愉

副之并命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懋第曰臣此行致祭
先帝后梓宮訪求二王踪跡并通兩國之好責不敢辭至於封疆
重寄又非使臣之職乞解臣經理取銜且馬紹愉前臣曾勸罷今
豈可共事請停其行皆不許懋第又請臣此行生死未卜敢效一
詞臣望平者恢復而近日朝端行事似火恢復之氣願陛下時以
先帝讐恥為心瞻高帝之多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
上之黎民則思河北山東之赤子誰恤更望廷臣時以整頓士
馬為事勿以和議為必成勿以和成為足恃必能渡河而戰始能
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河而安衆豈其言齎白金十萬

兩幣帛五萬匹左都督陳弘範帶兵三千護行

附紀懋第八月渡淮十月朔次張家灣止許百人入都懋第
衰服往館鴻臚寺以不得赴梓宮即於館遙祭是月廿八日
遣婦甫出京至滄州追回改館太醫院懋第處之怡然一說
係弘範密通欲身越江南招降故遣懋第返迨至乙酉閏六
月聞江南失守拊心慟哭其從弟懋泰先為吏部員外來見
勅降第曰此非吾弟比之出是月十二日與從行兵部司務
陳用極遊擊王斌都司張良佐劉統王廷佐俱被殺

懋第萊陽人辛未進士居父喪三年不入內事母至孝

七月報濟寧薙髮歸順馬士英荐大鉞知兵有旨賜冠帶陞見舉
朝大駭高弘圖請下九卿合議士英曰合議則大鉞必不得用弘
圖曰吾非阻大鉞舊制京堂必合議於大鉞更光明士英曰吾非
受其賄有何不光明弘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
然後用之士英疏言魏忠賢之逆非閩賊可比弘圖曰庶諸人護
持局面於所受而登之天者曰先帝原無成心也於所惡而況之
淵者曰先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莫甚善曰庶疏言前見文武紛
競既漸無術調和今見欽案掀翻又愧無能寧寢遂使先帝十七
年之定力賴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成故帝梓宮未冷增

龍駁之怨悞制召未乾駁四方之規所惜哉維新乃有此舉臣所
守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公議而已郭維經羅萬象詹兆
恒陳良弼王孫蕃左光先懷遠侯常延齡太僕卿萬元吉兵部郎
中尹民具芾各疏諫不所大鉞召對陳聯絡控扼進取接應四策
又陳長江兩合三要十四隙祿旨用為防江兵部侍郎
尋陞淮揚兵部尚
書攝參贊謀東林党
濟寧飛檄各處地方薙髮投誠甚急可法請督師詔其即行可
法抵白河洋行文四鎮備用招撫江南副將唐起龍賈相政王書
其可法有念畧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嚴整貔貅驅除梟獍入
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号謚卜葬山陵悉加典禮即王將軍以下

仍其故封恩典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犯擬天高氣爽遣將西征
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以報汝君父之大仇彰
朝廷之厚德不意南中諸君子苟安旦夕不審事机聊慕虛聲頓
忘實福余甚惑之夫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于國賊非得之于
明朝也賊毀明廟之主辱及先人國家不憚征繕之勞代為雪恥
萬世仁人君子當如何感思報德也乃乘逆賊稽誅王師暫息即
欲雄踞江南坐享漁人之樂豈江淮以南南塹足憑遂不能飛渡
耶夫國賊為仇明朝未曾得罪于國家徒以薄海同仇共伸大義
今若擁号稱尊是天有二日復為勁敵余將簡西征之銳兵且釋

彼重誅今為先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以江左一隅兼支
大國勝敗之數無待蓍龜矣至于南州諸君子貴熙來儀則尔公
尔侯列爵分封自有平西王之典例唯執事寔圖利之

史可法得書上聞復其書曰突聞大將吳三桂脩兵貴國破
走逆賊殿下入都為先帝發喪成礼梓宮歸殿撫輯群黎且
免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為大明臣
子罔不長跪北面頂礼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思報德已
也謹于八月薄浴篚篚遣使犒師并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
是以王師既發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推而

言之此惟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其君之說耳
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世子玉帛俱焚宮殿飛灰山
陵鬼哭宗社蒼生數月無主是瞻烏逐鹿睥睨神器者當不
知幾人若拘牽不即位之時坐昧大明一統之全中原鼎沸
倉卒出師何以維係人心號召忠義勢不^至舉祖宗之天下
拱手而擲之他人不止上以貽二祖列宗之羞下以快亂臣
賊子之私是守經泥古為^徒宗裏不^捨二毛之仁其重遺晉國
之憂當不知又何如也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時書莽移
漢祚光武中興至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

欽蒙塵宗高績緒是皆於國仇未復之日亟為正號綱目未
嘗斥為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玄宗幸蜀天子即位靈武
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先復旧物也又有若乘
我國運中衰欲移鼎東下以如前導命元克義利蕭叔恩仇
倏忽變亂賊長寇讐不惟孤本朝藉力復仇之心亦甚遠殿
下仗義扶危之初志矣且契丹和宗只歲輸金繒回紇助唐
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百代瞻仰在此
一舉彞乃手足寔同秦越視此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
以利終也

高傑發總兵李乾雲防守泗洲叅將蔣應雄許占魁許茂榮李王
防守徐州九月遣都督陳謙賫勅印封福建都督鄭芝龍南安伯
十一月豫王進師宿遷史可法赴援拔營去十二月往北使陳洪
範南返糧清兵旦夕即南下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脩禦何患
焉 順治二年乙酉 附弘光元年正月高傑率兵防河至睢州
總兵許定國享傑席工以其衆薙髮投誠傑於前歲九月十日祭復疾風折壽
乙在震用元司垣始擊掩翅壽里之延
法為激上將吾懼阻眾不敢直言 按許定國太康人故總兵赦罪出毀家
奉士大掠京城負其功不得封上書詆高為賊高由是怨許
常曰吾見必死之定國聞而懼乙酉正月十一日高至睢州

定國匿其軍之壯者率羸卒于數十里外跪馬首迎高之扶
起之曰若總兵奈何行此禮許賴首曰知公怒請死高曰公
累疏名我賊何也許曰定國目不知書咸假手於記室人公
名定國不知也若以此殺定國不亦寃乎高索記室者姓名
許曰彼知公之怒先期遁跡之不違彼先去而定國不知以
明向名公者非定國意也高粗人見其屈服不但不能且憐
之遂信無疑中有千戶麻馬說定國有謀高於馬前答五十
送許誅之遂刑牲約為兄弟定國歸美姝進高屏不御笑謂
之曰軍中未可事女子且畜之俟功成以娛老乎高屯大營

去城二十里僅隨驍勇三百人十三日入城是日定國張燈
設席厚礼具平令其少弟飲諸將于別所婦女賓客雜坐歡
飲酒半酣許弟動靜失常衆頗疑焉密語具平有謀具平推
之以手曰老夫何敢衆意亦遂坦然三百人皆醉別所休息
寢具平於推人甲第内夜半壯士踰垣屋下者數十具平覺
索衛身鉄杖已失犹奪人鎗力鬪傷脇被執定國蹙血南坐
曰三日受屈於汝今如何高大笑曰吾爲監手所算呼酒
來痛飲死明日之中城不聞李本深王之綱等攻東門入定
國已渡河去吏部聞高寔信原有中原不可復圖之嘆按定

因少年極勇手板^板簷前椽舍全身懸空能左右換手走簷數
遍顏色不變曾定河南屬邑值流賊奄至箭如雨定因立敵
樓以刀左右揮箭尽兩斷無一矢能傷其身有賊扶版護身
定因射以鉄枝箭皆貫入於板死焉賊驚遁高欺其老听其
謾語遂墜術中

左良玉憤馬士英竊權誤國稱奉太子密旨討之傳檄云

大義之秉炳于日星無礼之逐嚴于鷹鷂天地有至公臣民
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種類藍面昔冒九死之罪
業已嬌妾作奴削髮為僧重荷三代之恩從尔狐窟白門狼

吞泗工今值國家多難之秋移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曆
數之歸為私家攜贈之物竊弄威權楊蔽聰時兵力以脇
人致天子閉目拱手張偽旨以聳衆俾兵民裹足寒心本為
報仇而立君乃事之共先帝為仇祇以矯誣聖德初因民愿
而擇主乃事之拂兆民之願何由奠定農民生幼蠶蔽天妖蠶
障日賣官必先姻婭試省十老同三木敗類居然節鉞監軍
漁色罔識君親托言六宮脩選二八紅顏變為桑間濮上蘓
松常鎮橫征之使肆行携李合稽缺選之音日下江南無夜
安之枕言馬家便尔殺人斗北有朝彗之星謂英客實應圖

讖又有皇嗣幽囚列祖怨恫海內情恆忠之臣誰不願食其肉
敵國向化之士咸思操盾其家本藩先帝旧臣招討重任頻
年痛心疾首願為品業邊業往犬以無從此日履地戴天誓與君
側射狼而併命

隨分兵做三隊南下士英俱調黃得功劉良佐方國安鄭彩黃斌
卿同劉孔昭阮大鍼朱大典共禦于采石磯史可法上疏言

良玉原不敢與君父為難豈可調各鎮離汎若彼兵一至宗
社危矣不知士英蒙蔽至此不報

四月二十二日豫王會肅王各進兵渡淮史可法請救弘光名諸

臣向方略諸臣皆請避淮揚弘光亦以淮揚宜守不可撤江防兵
馬士英厲聲曰吾臣寧死于

清不慮死于左良玉之手廿四豫王師猝至揚州攻新城可法督總
兵劉肇基翁萬裕楊鳳翥等禦之二十五日撤圍退二十餘里詎
黃蜚提兵來援可法繼人出詢撥兵一千入保城池餘屯外作犄
角可法言開西門遂中計可法自刎其左良玉正揮兵欲前忽病
死于夢唐為黃得功等所敗豫王屯揚州沿江設渡鄭鴻達帥水
師禦之京口豫王令衆編筏張灯向鎮江別議從老覲河渡龍潭
探馬飛報北師編筏將乘風而南又報江中一炮京口城四堞揚

又驄來報江中有數筏因架炮城下水沒後發震倒城半燧早發
三炮江筏粉碎矣士英將前二報網打而重賞楊使自是報警寂
然五月朔日弘光召對諸臣無一言王鐸請經筵誦明弘光日且
過端午至夜半有人出對子於長安門之東西柱云福人沉醉未
醒全憑馬上湖調幕府凱歌已休猶所阮中曲變初九日豫王令
開閘放舟蔽江而南鄭鶴遠鄭彩棄鎮江而遁初十放三宮淑女
返家午後召優人入內演戲其內官韓贊周屈尚忠曰成等什戲
飲至二鼓弘光率一妃韓贊周隨之開聚門出奔百官無一知者
十一早馬士英詐稱舉奉太后守陵兵自衛奔浙百姓共出王

之明於獄即位武英殿王之明即指為偽太子者十四日豫王至忻城伯趙之龍
以之明出降安民畢以之龍為吳國公

第十六回

貝世子乘勢渡海

張國維倡義監國

却說弘光是夜倉卒至於太平府百姓閉城不納奔蕪湖總兵黃斌卿已遁匿中軍翁之琪舟中就黃得功泣奏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就可藉勢作事奈何听奸人之言而輕出至此今進退將何所擬此乃陛下自誤非臣等之負陛下也居兩日將謀幸浙刻良佐奉豫王命追至且招黃得功大怒單騎馳出大罵良佐背主匹夫鼓唇舌以說他人我黃將軍頭可斷而膝不可屈良佐大恨之立令衆兵發弩中得功喉嘆曰恨無力殺汝當為厲鬼以殺賊遂拔劍自刎良佐揮軍劫其營翁之琪戰敗投江而死良佐挾弘光而去至江南豫王置酒於靈璧侯之第坐弘光於太子之下

太子即王之明

太子曰與兵討賊於義何居先帝遺骸逃難遠來既不能讓

位又磨滅之於心何忍光不能答終席俛首汗出浹背豫王命貝

子統兵平浙江

右豫王北凱五光太子俱去遭孟聞隆武愷日報歸

馬士英奉太后至杭州浙撫張

秉貞迎太后入城秉貞屯兵城外潞王謁太后禮甚恭英欲立之

潞王辭不可禮部尚書黃道周奉祀禹陵在杭工

疏曰馬士英有大臣侍從早夜圖維震震陛承歡起居定省何

至三輔遠于六飛龍車送于鳳輦間關載道險阻多虞此誠

臣子之積愆黔黎之巨愴也五月十日距今越二旬矣士林

朱知行在而首士英擁兵自衛逃憩西湖士民詰問空言聖

駕在靖南軍中

靖南指
得功

馬輔誠知聖駕所在而輕離左右有不

臣之心誠不知聖駕所在而托言厚載以保其家人則罔工

苟偷

生

神人所共憤太后覽表歎歎而已

忽報駐防豆腐總兵吳志遠黃蜚戰敗被擒俱不屈而死貝子統
兵至江陰進兵嘉湖馬士英仍帶黔兵潛奉太后渡江至紹興原
任九江僉事道王恩任疏上請斬馬士英有所以然者

曰士英獨掌朝綱知利而不知害知有而不知亡朝廷篤信
以至此也今事急矣政事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
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可

護即一味欺蒙滿口謊說英雄所以解俸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
猶可呼號泣名之際太后宜趣王照臨出政斷酒絕月卧薪嘗胆
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為誤國欺君之戒又遺書與士英有
叛臣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已遁致令乘輿播遷社稷坵
墟閣下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以職工計莫若明水
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又有吳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
區也職當先赴昏濇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
士英得書愧憤不能答貝世子至浙江鼎沸各自為計獨潞王不
去曰禦者無力逃者非策悉足以殘生靈不如降為工策庶百姓

得安二月十三日舉城降貝世子厚禮之入城安民率師至江邊見波浪滔天而無舟楫難以飛渡徘徊之際見一白鬚翁手執藜杖竟從水中渡過世子訝曰人可渡豈我師不可渡遣人下採水僅沒脰即揮兵渡過登岸轉試深險汪洋弗可言極

時有火燒六和塔汝漲棧塘江之讖

貝世子遂分兵追趕呈散餘師紹興將空其城獨鄭之尸子鄭謙出家帑糾集鄉勇會張國維曰事急矣無主不可以號召天下

魯王在台州宜迎監國遂與方逢年林履卿宗支屠陳亟輝熊汝霖孫嘉績朱大典鄭之尸芽於閏六月望日迎魯王監國於紹興

府

王帝以海字巨州号恒山又一号常亦即太祖第九子檀封山東襄州府為魯王王其十世孫也
崇禎六年封王為鎮國將軍十五年兗州陷先魯王以派以行以江及王長子三日今日過害鎮

國夫人張氏以姁器觸喉死極巨題請下部設祭歷誰王

位冊使甫至門而北都潘弘光立移封浙江台州府

封方國安荆國公守嚴

州張鵬翌永豐伯守衢州鄭義共安伯王之仁武寧伯賜張國維
工方劍便宜行事督師江上維見諸帥各治其軍疏請於王曰

剋期合戰則彼此出入我有休蓄之逸而攻堅接虛人無應
接之暇此為勝算然必連諸師之心化為一心然後使人人
之功罪視為一人之功罪

遂會方國安率王國斌趙天祥湯斌李應世寺與貝世子大戰於
草橋門忽風雨暴至火炮弓矢俱濕各收兵貝世子沿江築木城
下營利江相拒

第九卷

第十七回

芝龍鴻遠扶唐藩

道周何措爭班位

順治二年乙酉夏五月

大清兵至杭州黃道周曾櫻何楷郭朝汾黃景昉蔣德璟路振飛張家

玉朱繼祚茅逃入閩鎮海將軍鄭鴻逵總兵鄭彩俱撤師江口而

唐藩從江南逃難至達彩請見語及國難泣沾襟袂二人奇之令

副將江美鰲字龍弼舉之同安高浦所人鄭陞帶兵衛之入閩達彩聞杭城降撤

全師回至閩省會巡撫張指堂御史黃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南

安伯鄭芝龍議立唐藩監國按唐藩諱常性剛直喜讀書善文

翰魏之十言初封南陽以父狀愛子祖瑞王兩妃謀奪嫡未

得請召及祖瑞王薨守道陳奇喻知齊王三桂始為請嗣後

以統兵勤王擅離南陽被錮會赦出避難逃江口

黃道周執筆為諭曰孤聞漢室再墜大統猶係人心唐宗三失長
安不改旧物豈独其夙俗醇厚故不忘累世之澤哉亦是忠
義感憤豪傑相激勸使然也孤少遭多難勉事詩書長痛妖
氛逐親戎旅亦以我太祖驅除群雄功在百姓方十三葉而
屬彘驚然睥睨神器為子孫者誠不忍守文命而坐視其凌
遲也二十年来狂寇荐驚孤未嘗兼味而食重蓆而坐視北
方二載函京繼陷天下藩服委身奔竄中夜卧起涕泗縱橫
誠得少康一旅之師周平晉鄭之助躬率天下以受彤弓豈

板蕩哉今幸南安定國二大將軍志切匡復共賦無衣一二
文臣以春陵瑯琊之義過相推戴登壇讀誓感動路人嗚呼
昔光武昭烈皆起布衣所遭續共大敵為仇而能正言舉義
躬承旧業况今神器下傾天命乍改孤以藩服感憤閔閔逢
諸豪傑應即投袂知明赫之際神人叶謨上天眷頌我太祖
紹其子孫犹未有艾也書曰與治同道者罔不興傳曰多助
之至天下順之得道者多助自六月初二監國伊始一切民
間利病許賢達條陳孤悉與維新其道揆以付海內喁喁之
意焉

唐藩監國正議出師有艷翊戴功者咸請正位方可号名天下諸
臣多言監國名正出討尺寸建号未遲李長春亦有急出閨緩正
位示監國無富天下之心疏惟芝龍鴻達亟請正位不正位無以
壓衆心以杜後起定議于六月十五日共奉唐藩即位福州改元
隆武命礼部尚書黃道周草詔曰

朕以天垂多艰皇家不造憂勞監國閱月於茲矣天下勤王
之師既以漸集嚮義之心亦以漸起匡復之謀漸有次第朕
方親從行間鼓舞^功辛勵以規厥成而文武臣僚咸稱萃渙之
義貴乎立君寵綏之方本於天作時哉不可失天命靡不勝

朕自缺然未有丕績以仰對上帝克慰祖宗而臨安委轡尊
攘無期大小沉之如河中之水朕敢黽勉以付衆志而慰群
望朕稽載籍漢光武聞子嬰之信以六月即位却南即以是
年為建元元年延膺天命昭烈聞山陽之信以四月即位漢
中即以是年為章武元年立宗廟社稷艱危之中豈利大宝
亦唯義是興執言係我臣庶之故也以今揆古即以是年為
隆武元年其承天應運定難功臣悉以次第進爵行賞分茅
昨土稍俟恢復以勤勲庸其朔運宣猷守正文臣亦以次第
進級別需表章孝秀者宿軍民人等俱依前諭優結所在山

川鬼神除淫祠外皆遣官祭告以示朕續緒為天下請命之意焉

以布政司為大內改福州府為天興府以黃道周何楷蔣德璟蘓
現生黃景昭路振飛曾嬰陳洪謚林欲楫黃鳴侯俊朱維祚為大
孝士入閣辦事張指堂為吏部尚書李長青為戶部尚書曹學佺
為禮部尚書吳春枝為兵部尚書周應期為刑部尚書鄭瑄為工
部尚書馬思理為通政使鄭夾為錦衣衛都指揮使晉芝龍為平
鹵侯鴻遠為定鹵侯鄭彩為永勝伯林察張明振張惟芝陳羈奇
各為伯分江_汀建延部四府為上游福興漳泉四府為下游合浙_兩

粵滇黔晉楚地方隆武凡有批答皆親為之不假閣臣且曾皇后
性亦賢敏守戰共議定兵二十萬自仙霞關起宜守者二百七十
處每處兵多寡不同約計十萬演習操練以便出師遣兵科給事
中劉藻賚詔徃浙熊汝霖曰吾知奉吾君而已不受詔國維曰同
是高皇子孫當此之際豈可異視而受前龍後虎之迫遂勒手
疏曰

國當大變九為高皇帝子孫臣庶所當同心併力成功之後
入關者王監國退守藩服禮制昭然若以倫序叔姪分定在
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鳩集為勞一旦南

面正翔鞭長不及卒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矣豈
若朝暮楚之客哉

隆武見表雖正問罪之師然閩浙水火矣馬士英欲謁魯王張國
維參其誤國十大罪英懼不敢入依方國安七月張國維督師奪
富陽八月復奪于潛雖兵馬雲集而各治其軍地方反搔擾隆武
以翔戴功晉芝龍平國公加大師鴻達定國公林察周瑞張明振
崔芝陳霸茅各為侯陳秀鄒職楊修時施天福劉全張進茅各為

伯

陳秀鄒職芝龍宿
將防舟二副

以御史鄒承勳巡按貴州

勳字懋襄別号有水泉之
晉江人癸未進士至乙酉被可

望所抵不屈而死屍去東郊歷月餘顏色不變故
諸歎而不敢犯總安許尽忠穆奇乃令人黑夜埋之

隆武召黃道周何楷曾櫻路

振飛黃景方蘊現生何吾鄒等諸文武入朝會議戰守策芝龍首站
東班楷讓曰文東武西太祖定制今芝龍妄自尊大不但欺凌臣
等寔目無陛下龍曰文東武西雖古定制然太祖已行之徐達業
站東班首道周曰徐達乃開國元勳汝敢比達乎龍曰以今日較
之我從福州建統兵恢復直至燕京功亦不在達下楷曰俟汝恢
復至北京那時首站未遲遂互爭殿上隆武亦無奈何各為慰解
罷自此文武不睦

第十八回

鄭森陞見賜姓名

道周請旨兼師相

話說隆武所知于潛富陽之援即倣淮陰故事令人築壇郊外拜
鄭鴻達為大元帥率周瑞崔芝張明振楊濟時陳秀郭職陳霸鄭
陞等領兵五萬諸葛倬為監軍道出仙霞関往嚴衢接應張國維
方國安恢復浙江東鄭彩為副元帥率施天福鄭連鄭斌張進朱
壽劉金江美鰲等領兵五萬以張佳玉為監軍道出五福杉関連
江撫楊廷麟合楚撫何騰蛟合師九月張國維方安國等共貝世
子对江相拒屢戰未分勝負王之仁上書監国曰
事起日人人有直起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塘為鴻
溝天下事何忍言臣為今日計惟有前死一策願以所隸沉

船一戰今日即死猶戰而死明日即死恐不能戰也

魯王遣都督陳謙入闕啟稱皇叔父不稱陛下隆武不悅下謙于

獄芝龍力救監察御史陳邦芑密奏謙為魯王心腹芝龍執交令

日若不誅恐為後患隆武信之夜半出片紙軌謙于獄弘光時曾差陳謙為使賈

印勅到闕封芝龍為南安伯勅內誤寫安南伯謙赦龍留勅換印謙回至浙弘先已蒙塵故龍與謙厚微係獄龍救之龍力救不得以為有虞必徑門首甚後請救免豈知夜半斬于獄

有我未曾殺伯仁伯仁鄭鴻遠引其子肇基陛見隆武賜姓出芝龍聞知

次日亦引其子森入見隆武奇其狀貌問之答對如流隆武撫森

背曰恨朕無女妻御遂賜姓兼賜名成功令會其父領名思義也

封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附馬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咸稱國姓十

月日本國王惧芝龍威權認翁氏為女粧奩甚盛遣使送到安平
即成功生母也鄭鴻逵鄭彩各提師逾閩未及百里上疏請餉運
番不前大學士黃道周何楷因與芝龍爭班位不睦楷辭曰過烏
龍江被刼截去其耳道周憤請將不前以其坐而待亡不如身出
閩前奏請以師相募兵江南江南多臣門生故吏必有肯效死力
者且可連楊廷麟何騰蛟等伺動靜作進止計隆武允請朝餞啟
行

評曰操他一尺酬千恨何必三千臥一樓

道周帥諸門人中書蔡春容賴維謹陳駿音兵部主事趙事毛至

潔芋并子弟可千人
次芋源作責躬詩一章

詩曰天地何高深日月猶循環
星宿陳其歎動靜恒無端
舉翼不能翔而作醢雞
覘大命一以至不復能
斫鑽鬼神欲告之
翁吸近古難傷哉草木
顏不得留朱顏

道周沿途招征至延平乏糧
駐軍上疏請餉隆武命芝龍
助資龍奏曰現今兩師進征
動以千萬餉且不足焉有餘
糧接應此未經操演之衆乎
不與一錢隆武無奈唯給空
劄付數百道應之道周亦以
劄付鼓勵勸進又得百人進
師建寧劄崇安縣遣人通楊
廷麟萬元吉芋為声势尋有
外交諸藩蜚書聞于隆武
遣使馳示

道周之自陳疏曰

臣畔無半畝只居一椽幸以是見憫于主上見信于親友然
不能以是見諒于犬豕豺狼臣于二十九日退居後堂有人
持小書云是旧按臣陸清源的皇上手摺臣錯愕展玩有云
東南立主臣當元勳臣驚欲死念清源生平謹慎何至有死
臣行年六十無險心醜語為亮所仇無奇功異能為要人所
嫉獨持一片肝腸為高皇列宗與天下黎庶共對白日耳臣
雖庸下亦讀書至老遭逢陛下魚水相期猶一月之內四疏
乞書師何至以元勳微腥為扶邪所謗若至子弟慕義勤王

雖天性使然亦恐臣孤身隻手陷身絕域每一相見涕泗漣
洏當二十六日以前暮暑未收毒水四下臣兵自延過寧渴而
各飲病者八九一日下操十隊之士呼半不起遂損去健將
陳伯與念其雄略十射九破千觔之力盡于盆水四顧環堵
何能不哀豈盡今稍平復遂相對強顏功臣出閨嗚呼此嚼
二者亦臣子也豈盡讀書受朝廷之寵顧而攄憤若此今在
廷諸臣不滌腸剖胸誓同分胆共薪而滄之泚之望影射沙
欲何為者陛下不屑為昭烈臣亦不屑為孔明陛下不屑為
宋高宗臣亦不屑為李伯紀取法不高則庸佞狎來視人太

卑則奸豪肆志古今謔賊偏中於高明近代人才沉淪于苟賤
惟陛下垂察

隆武覽表馳手劄慰之道周遜出崇安分水関

